

历史虚无主义的解构主义叙事 及其方法论悖论

闫方洁¹ 宋德孝²

(1.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1;

2.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092)

[摘要] 历史虚无主义是虚无主义思潮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在叙事逻辑上它常常表现为,从解构具体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历史符号入手来解构整个历史。在方法论上,它主张采用“历史主义”、“理性主义”、“由具体到一般”等研究范式,以实现历史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诉求。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以此做到科学地研究历史以及客观地看待历史,反而陷入到民族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真理与价值、不完全归纳法与历史不可知论、去意识形态化与极端意识形态化的悖论之中。

[关键词] 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符号 解构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707(2017)4-0076-04

一般而言,人们认为,作为完整意义的哲学命题,“虚无主义”首次出现在尼采哲学中,它被用以批判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西方形而上学及其所谓“真理的历史”。当前,有不少人借虚无主义哲学的外衣,手执各种历史理论的旗帜,摒弃“正史”并试图对“历史真相”进行“翻案”,这种思潮被称为“历史虚无主义”。乍看起来,这似乎只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历史观,但事实上,它凭借强大的解构主义叙事逻辑成为当前中国各种虚无主义思潮中最具负面影响的一种,对该思潮的研究兼具学术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一、历史虚无主义的解构主义叙事及其意识形态诉求

历史虚无主义并非一个统一的流派,历史虚无主义者研究历史的方法也各有不同,但他们都具有虚无主义的基本特征。在尼采那里,虚无主义

是否定最高价值、重塑新价值的过程。对历史虚无主义者而言,则是要抛弃既有的历史判断逻辑和评价标准,全面解构既定的历史结论。换言之,“解构”构成了历史虚无主义最基本的叙事模式,它往往从解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具体的历史符号入手,进而对承载该历史符号的历史时段进行解构。

(一)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符号的解构

其一,对于历史人物的解构,通常表现为对正面人物的负面化解读以及对负面人物的正面化解读两个方面。例如,对于毛泽东、鲁迅、雷锋等正面的历史人物,有意挖掘甚至编造他们的负面材料,从而起到否定该历史人物及其背后的历史事件的目的;对于慈禧太后、袁世凯、汪精卫等反面历史人物,有意忽略他们的所犯下的历史罪行,断章取义地看待其人其事甚至为他们唱赞歌,从而达到重新看待他们背后的历史事件的目的。其二,对于历史事件的解构,通常表现为有意遮蔽某些历史片断、有意凸显某些历史片断以及重新叙述历史

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自媒体’时代下意识形态工作的挑战、机遇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4CKS032)、2014年度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西方流行文化的话语机制及其对中国大学生的意识形态渗透”(项目编号:2014BKS003)阶段成果

发生过程。例如,为了说明慈禧太后并非只顾个人享受而置民族利益于不顾,有意列举慈禧太后批准了多少关于支持洋务派兴办实业的奏折;为了论证毛泽东是一名“阴谋论”者,坚持张国焘并非在当时的革命路线方面犯了错误而是被毛泽东迫害和毁谤而已等等。历史虚无主义者解构历史符号的过程就是摒弃“总体性”原则,选择性阅读文本的过程。这种阅读法正如阿尔都塞所言,“看不见的东西由看得见的东西规定为它的看不见的东西,规定为它的被看所排斥的东西。”^{[1]9}而选择“看见”哪些文本或对哪些文本“视而不见”则取决于其所持有的特定立场和诉求。

(二)历史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诉求

尽管历史虚无主义者常常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以“洞察历史真相”为由呼吁实现历史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但事实上,历史虚无主义绝非只是一种不同于主流历史研究范式的研究思维或方法,相反它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诉求,其根本目的是要通过解构“历史符号”来解构“历史”,进而解构主流意识形态及整个思想文化体系。而“去意识形态化”的历史研究,不过是历史虚无主义者试图否定当下历史合法性的借口。例如,对于压迫人民的“官僚资本主义”,毛泽东称其为买办的封建官僚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产物,它不同于民族资产阶级,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然而,许多历史虚无主义者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并不存在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之分。以“四大家族”为首的资产阶级,恰恰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代表,他们代表着反封建主义的新生的民主力量。之所以当下的历史书中称其为“官僚资产阶级”,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为了否定国民党的正当性而强行所做的“阶级划分”。由此一来,通过解构“官僚资产阶级”这一范畴,历史虚无主义者似乎就轻而易举地解构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从而实现了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对抗。

(三)历史虚无主义蔓延的原因及表现

历史虚无主义在当下中国蔓延的原因是多元的,例如后冷战时代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延续、与改革开放相伴而行的全盘西化思潮的流行、部分人对当下不满而产生的求变心理等等都构成了

诱发因素。历史虚无主义者还惯于借用丰富的媒介载体,以扩大其影响范围。通过各种各样的学科文本和媒介载体,使这种充满解构色彩的虚假历史理论到处扩散。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具有解构色彩的历史载体可以是网络上的历史文本、各种各样非正规的历史小书,也可以是一些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影视文化作品,还可以是课堂上某些教师信口开河的稗官野史等等。简言之,历史虚无主义通过解构历史符号,试图建构一个立体的、多领域的叙事文本,从而对阅读者产生多维负面影响。而在众多受到这种错误历史叙事影响的人中,青少年学生群体无疑特别值得关注。他们充满好奇心且不具备成熟的分析判断能力,很容易受到各种错误观点的影响,加之对于正面意识形态教育的反叛心理,显然更容易受到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消极影响。

二、历史虚无主义解构历史的多元方法论

历史虚无主义者为了增强自身主张的说服力以达到解构历史、对抗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最终诉求,都普遍借用了许多看似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具体而言,常常被历史虚无主义者借用的方法论有以下几种:“历史主义”的研究范式、“理性主义”历史思维、“由具体到一般”的不完全历史归纳法等等。

(一)“历史主义”历史研究范式

历史主义在西方史学及哲学界广受关注,斯特劳斯曾指出:“历史主义乃是现代自然权利遭逢危机的最终结果。”^{[2]65}历史主义试图跳出笛卡尔为代表的启蒙主义的普遍价值思维和自然主义历史观。对于历史主义,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笼统地否定,事实上他曾在《资本论》中高度评价维科的理论,并承认受到其影响。马克思甚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3]66}许多历史虚无主义者声称,之所以要解构某些历史符号恰恰就是因为自己坚持“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历史主义试图披着历史主义的

外衣,打着倡导民族文化独特性的旗号,对一些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进行非法解构和“重塑”。例如有人提出,蒋介石极其注重民族传统文化,相比之下毛泽东则是斯大林式的“去民族化色彩”的领袖。他们试图通过解构“毛泽东”这样历史符号,来推论毛泽东所领导那段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去民族化”的历史过程,他抹杀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甚至走向了民族死亡。事实上毛泽东本人尤其热爱传统文化,注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独特性。他提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样的具有强烈历史主义色彩的文化建设纲领,他甚至曾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概念。

(二)“理性主义”的历史思维

“理性主义”即启蒙式的思维,它含两个向度。一方面,它倡导理性、民主、自由、平等精神,但另一方面也试图将一切归之于上帝般的终极理性之下。由此一来,理性主义的历史思维倡导反封建的、普世价值的观念,但同时也强调“同一化”的历史评价标准。而“同一化”的负面意义在于,它将整个人类历史简化为一种单一的价值设定,在这种价值设定中,多样性是被排斥的。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与文化特征,试图将所有的文明纳入完全相同的价值体系之中,这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思维却成为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考证”历史经常使用的方法。他们往往打着“同一化”的理论旗帜,强调西方价值标准的正当性,通过解构历史符号对当下中国的历史叙事提出质疑。以电影为例。例如,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声称《建国大业》《建党大业》等国产爱国主义影片所描述的历史事件都是伪造的,不过是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灌输,而他们却以“客观”“符合历史真相”来形容《生于七月四日》《爱国者》等好莱坞电影。显然,对中国爱国主义电影的解构与对国外爱国主义电影的好评,不只是对于文艺作品的审美问题,更涉及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认知问题。这种将一切标准同一化为“西式价值”的思维,事实上早已失去了客观评价标准,沦为缺乏辩证精神的理论暴力。

(三)“由具体到一般”的历史归纳法

从对于特定数量的个体对象的特征分析入

手,然后对对象的总体特征进行抽象推理概括,这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培根等经验主义流派最为人熟知的认识论方法,也是现代科学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这一方法反映到历史观层面,就是从对于具体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分析入手,通过理论归纳来探究其背后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然而,历史虚无主义者却常常通过一些“偏门”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来推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这种典型的以偏概全或美其名曰“不完全归纳法”,实则是一种倡导偶然性而忽视必然性的认识论思维。他们常常以“重新梳理历史片断”或者“挖掘历史不为人知之处”为据重新推理历史,这必然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历史重来论”“历史假定论”。例如,有人认为在“戊戌变法”时,如果不是谭嗣同委托袁世凯来保护光绪皇帝和协助维新派,抑或袁世凯当时能够“识大体”,那么当慈禧太后镇压维新运动之时或许光绪皇帝与维新派可以反败为胜,中国就已然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今天的中国将不是当下的状态。这是典型的历史偶然论,似乎仅仅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就改变了整个历史。这种观点更大的危害在于,它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不过一种偶然,由此一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历史就丧失了必然性,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也就失去了合法性。

三、历史虚无主义的方法论悖论

如上所述,历史虚无主义采用了多种方法对历史进行解构和“重塑”。从表面上看,这些历史研究方法都颇具理论深度、极具客观性,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以此做到科学地研究历史以及客观地看待历史,反而陷入方法论的悖论之中。在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叙事中存在着种种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

(一)民族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的悖论

从表面上,历史虚无主义者倡导历史主义,倡导历史个体的多样化,反对抽象的形而上学与普遍价值思维,根据这一逻辑,坚持历史主义方法论必定会促进民族主义认同,而现实中大多数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却走向了民族虚无主义。原因在于,

历史虚无主义者强调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并非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历史个性,而只是为了批判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一种理论借口。他们在内心深处推崇西方普世价值,甚至认为应当消灭民族个性、毫无保留地完全西化。例如,他们一方面批评毛泽东时代“破‘四旧’”毁民族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又大声疾呼要践行西方普世价值。他们的话语往往同时投射出极端民族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归根到底根源于他们理论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历史论为他们为达成意识形态诉求而随意剪接、拼凑的材料。

(二)真理向度与价值向度的悖论

历史虚无主义既将西式的普世价值标准作为唯一正确的真理向度,也将其作为唯一可选的价值向度。通俗地讲,历史虚无主义者一方面要人们承认西方的普世价值是一种可选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又要说它是唯一正确的价值标准。事实上,这是一种理论暴力,因为价值是多元的,它体现为主客体之间的有用性关系,真理是一元的,它体现为主客体之间的一致性,二者存在质性的区别。如此看来,通过解构一些特定的历史符号进而解构其背后的整个历史,不外乎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为了达成自身意识形态宣传目的罢了。对于他们来说,任何一个被解构的历史事件背后都隐藏着他们所推崇西方的社会形态及其普遍价值,并将其视为衡量那段历史正当性的唯一的价值标准。反言之,他们解构的目的只是想论证今日中国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违背了“具有唯一正当性”的普世价值标准,是在“走邪路”。

(三)不完全归纳法与历史不可知论的悖论

如前所述,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惯用不完全归纳法来研究历史,习惯于通过对某些具体历史事件的抽象概括,来推演历史的规律性和整体性。他们当然也会通过对于一些已为公众所周知的历史符号的“重新解读”来重塑历史。这样一来,似乎可以通过对一些偶然历史事件的探讨来对历史本身进行抽象概括,换句话说,他们认可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为历史是可知的。问题在于他们并不想承认历史发展到今天的客观必然性,换句话说,他们常常借口历史仅仅是由于某些偶然性事件才发展至今,这反而又走向了历史不可知论。事实上,

试图通过解构并“重构”一些历史事件来推理历史的不完全历史归纳法,自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它既主张可以通过历史事件来归纳背后的历史,又在事实上倾向于历史不可知。说到底,这是一种极其主观的历史研究思维,研究历史只为自我论证,终归走向历史唯心主义。

(四)去意识形态化与极端意识形态化的悖论

正如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时而认为历史可知,时而又认为历史不可知那样,他们一方面反对带有意识形态地、不客观地研究历史,另一方面又总是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来研究历史。他们总是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宣称要为历史人物翻案、客观重评历史。这其中或许不乏一些历史学者真的为了历史求真,但也不排除一些人出于某种目的、价值观上的偏见、知识结构的限制,试图有意解构当下历史。因此,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客观的历史研究者,实际上有特定的意识形态诉求。充满矛盾的地方在于,历史虚无主义者既要解构既定历史,指责既定历史的书写带有意识形态倾向,又不想承认自己对于历史的“重写”更带有意识形态倾向。反映到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上,历史虚无主义者常常极端地、毫无分辨地做出“历史判决”。例如对于毛泽东这个历史符号的评价,他们指责中国共产党神话毛泽东,不肯承认毛泽东的历史过错,而他们自己更是毫无分辨地将毛泽东看作一无是处的恶人。这种武断地解构历史人物并对其进行非此即彼式的历史评价的做法,正是不尊重历史真相、具有极端意识形态倾向的表现。

参考文献:

- [1] [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M].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 [2] [德]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李紫娟]